巢林筆談續編

乙酉春予以筆談六卷付梓四十餘年来視履所及登胷中所欲吐稍〻見於此矣而塵笥尚遺剩帋迩来間有記言復揀若干條續編二卷亦知談何容易敢云筆有餘妍要以意緒所觸不能自已竊附坡公不刪之義以博一粲云戊子仲冬際熙老民龔熺又筆

巢林筆談續編卷上

崑山龔煒巢林著

順治十四年　御製明懷宗碑文　駕過思陵爲之出涕　聖仁如此所以開億萬世無疆之治也

漢儒多以著述訓詁爲經學而言乎躬行實踐則無如山西夫子其與曹操書云明公布大義於天下而速取自樹非某之所敢知君猶是漢也某敢不臣漢哉以漢臣裁操片詞嚴於斧鉞凜乎春秋之義其一生大節爲綱常名教之宗尼山而後一人也按古碑關氏自石磐公諱審道遠公諱毅皆

有至行通易春秋夫子之祖父也家學淵源其來有自

太史公史記是宇宙第一部大文字而孔子世家贊推崇至聖又是秦漢以來第一人獨孟子與荀卿同傳未合

顧瑞屏先生年九歲時嘗戲縣庭縣尹方坐堂呼而責之曰爾童子頗甚曾讀書識字否對以初學時文尹曰試爾一破題出王坐於堂上即翹首而應曰望之不似人君僭稱王也尹大奇之

董子云上臣以人事君中臣以身事君下臣以貨

事君知此則知所以事君矣

兄孟容以錄科案名誤隸昭文禀監臨喬公公不顧兩牙官叱去威甚時督憲尹公兼攝學政錄科案公定也因具呈公即移送貢院曩者揮叱之牙官見係督憲送考葦面趨承絕似戲棚中丑淨站班

五霸齊桓爲盛其最足服人處尤在存三亡國

予最愛浙中谷先生誠文超妙聞選貢時學使顏公索其名不得物色之先生爲賦十畝章吾邑周止崖先生文亦高超遴拔後即掛冠爲道士

生負花癖而心性尤與梅近思得餘地種植而不可得讀周三瓢恭自撰梅花主人傳而神爲往矣其略曰主人性嗜梅年四十始得數畝之宅周遭有池池立叢篠主人樹梅環之每寒月曈曈六花將笑主人負腟花外烹茗拈筆品梅次第倦則橫笛吹落梅之詞迴風旋舞飛花作雪其或香雲旣歛瘦影横斜輒歌小詞歌曰山迢迢兮溪曲曲中有人兮結茅屋玄鶴無聲花渺茫主人吹笛花斷腸又歌曰溪曲曲兮山迢迢中有人兮居衡茅枕清瑟兮夢瑶臺明月印花溪上來沈啟南先生爲

作梅花主人圖世稱神到之筆惜未及見

聶政待母終而死知己不忍累其姊嫈而重刑以絕蹤原是孝義之士特不必爲嚴遂用耳尹氏至鄙爲穿窬之微而譏太史公盛傳其事毋乃太過刼刺之事本屬邪路俠士往往誤爲人用只一點感激知己之心迫而成此其事則盜其人未可盡抹倒也

因果書謂一生不食牛肉抵半齋予見人輒勸戒尤望聞此說者廣布之按唐律屠牛者在極惡不赦內

鱔魚就烹時其首都向竈神作哀訴狀生切爲絲猶宛轉刀盤間

屠夫臨死其形聲無不酷肖所屠

偶與錢仲堅王都選桓重劇談靜寧軒一優童至戲以傀儡品題三人都肖予笑謂彼置我何等徐曰冠帶上場定是正人模樣予口占句云早被塵埃埋本色不圖寫照在梨園

鎖院按牌點名不得越次戊午南闈乍點官籍次已大亂諸生墮冠遺履考具狼籍甚則顛仆踐踏以致讙聲雷動監臨因有士習之奏其實不過因

送考者夾擠耳辛酉添栅闕之遂無此患
唐宋之問等詩非不佳而其人則非人也是畜吐
人言新城謂爲人頭畜鳴反矣
外曾祖芝山葛公𠜁與弟寧調公鍔並善畫馬芝
山公馬尚留一冊於洎修表姪處而寧調馬不可
復得予少時聞商邱宋中丞購其兩價重一時歲
遠蹟湮世無有知之者特誌之
詩以道性情史譏杜工部褊躁誕傲而工部詩絶
無此氣然則史所譏者非其本性緣喜沉飲多所
觸忤故得此名不然性情外詩必不能如此之沉

着篤摯

廟堂詩不得露寒乞相所忌在俗山林詩不可沾軒冕氣然亦忌酸

梨園所稱老郎菩薩者一粉孩兒也平時宗之臨場子之顛倒殊不可解或云卽唐明王吾則有說以處之開元精勵盡人可稱爲宗天寶昏庸優人得褻爲子恰合兩截人

金陵牧羊亭有秦檜墓人呼狗葬口碑絕妙明時雷震一牛朱書秦檜檜墮畜久矣非狗卽牛猶遭天譴檜之受罪寧有窮時乎一時之漏網未足爲

幸也
翊甫大舅氏著夢航雜綴其謎畧中姓名有側置
倒置者以差等陋劣故徐太史詩有直筆風霜詠
黃土句
先君作三里橋雜誌書未婚守貞者二一故明工
部員外晉鯤女名菊英未詳所字一廩生李嘉慶
女字瓊州守方國祥子登熊
義山詩丰神在字句之外但襲其藻采而猥云學
義山也正恐義山不認
後漢王朗家傳以秦始皇爲無德之君除其廟像

快事也阮亭先生劍州鄧艾廟詩云劍閣至今思伯約蜀巫翻賽棘陽兒二語甚于毀廟

凡事可忍而家國之仇不可忍留侯之最可敬者在爲韓報仇博浪沙一擊事雖未成而六國後之起兵亡秦肇端於此蘇子謂其不忍忿忿之心逞于一擊爲圯上老人所深惜未是的論

予嘗與顧仲貽輩謁葦左司祠敵扉而入旣出行數武矣仲貽獨迴身闔其扉爾時心許其爲信實士

張斗南贈予詩有星辰河嶽是君身句是何言也

彼蓋以弔之不諧於俗故作此不量輕重語以矯之斗南死弔亦不復鼓瑟矣

陳承祚三國志非獨大指紕繆郎隸事亦多失實其論武侯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修父怨也索千斛米不與不為二丁作傳鄙極矣後世握管者不免狥情黷貨壽之作偏歟

弔嘗論典午百五十年中可以君人者惟明帝一人武不及也高貴鄉公之弒武所與聞而其後怡然受禪明帝追論及此至以面覆牀有晉祚不長之嘆其立心之相去何如乎蓋不獨天資英睿矣

享國不永惜哉

北朝魏孝文以後又有周武帝南朝諸君無一及者論世而執中外之見迂矣

高歡之有澄洋猶司馬懿之有師昭而人才愈下人道愈絕

先夫人嘗患重瘧熱勢方盛恍惚見朱衣人稱文曲星官有令漸覺熱退涼生越一宿遂瘳吉星靈佑有聲有形奇矣

隋時盧太翼目雙瞽以手摸書而知其字是以手爲眼者也外夷有緊國暮夜覷金便知好惡是鼻

亦可以代眼矣皆大奇

才人不壽可惜故人長謝可哀欷歔悼往有二俊焉其一白皙疎眉目下筆有精彩則爲婁東諸生錢仲堅玉階其一貌若處子見人不發言爲文清綺喜吟善吹簫則爲虞山上舍蔣喜侯燕二君蓋從母昆弟年才並茂者也予識錢于童子時閱數年以世誼交蔣氏諸昆喜侯行五時亦未冠也予孤介迂蹇當爲英少所棄二君則款予甚而握手依依之致喜侯尤不勝情甲子秋同晤于白下歡然道故仲堅共晨夕者十餘日喜侯則以寓隔稍

疎已闒喜侯已掄魁官籍中不知何以置之孑方深惋惜而喜侯𣅜以病沒仲堅亦相繼死嗚呼連璧並摧風流頓絕喜侯神氣未王常懼其非壽徵而仲堅則氣象開爽不似不滿三十人也然仲堅長於喜侯得年較優而喜侯有子仲堅累聘而不及娶又可悲夫

從夏鎮抵南陽時當落照雲霞曳天澄波倒影俯仰上下無彩不呈俄而濃雲四布寶淨色忽焉慘淡已又推出新月清光一鈎疎星萬點大塊文章真是變化不盡也

五妹最喜予尺牘一日妹倩至偶誦一札無遺句予訝曰君從何處看來曰耳熟焉耳以是知妹之吟誦不去口予胞姊妹四人皆識字曉文義蓋先夫人敦詩悅禮之遺也

太倉張海山爲其子觀海聘蘇景山女（黃門之母）采用大學衍義一部白金二兩成禮貧士法此便不難於婚娶

風俗通汲令應郴爲杜宣釋弓影之疑晉書樂廣剖析角影兩事也而孫月峰認爲一事以弓影爲相延之謬凡遇古書疑義不可不深考

昔年曾有一敝衣破笠哭於門外者家人叱之不去先君詢其來歷自稱晩生湖廣人父任縣令身亦例監父亡貧困流落至此因問知文字否對以曾做八股先君以遠方之人題試之借題乞哀亦小有文理因食之而資之以錢謝而去已往隣舍求乞則自稱小花子叫喚百端嗟乎以士自待則士矣以丐自處則丐矣士與丐亦何常之有

明祖時宮中猶揭武后像錢惟明唐諫之幾得罪帝亦尋悟撤去想見象山剛正孝陵納言爲宮寢計至深遠也然后有一言足傾普天下才人之心

者宰相之過有一事足慰千萬世人子之心者毋服三年

一士以喪偶娶嫠婦作詩云同是人間不幸人其子改幸爲義字

昔遊鍾山路逢一野夫喃喃孫吳故事尋甚異之近又登杭之烏石山小坐一亭杳絕人境尋有一旗卒從林中採取野花謂尋此處修心最好此二人殊勝俗士

出言有章固妙而通文太忌酸腐且亦間有觸忌表兄葛綿祖四十初度一友云與君交總角忽忽

不惑年矣綿失色

一游民犯奸鞫之婦供和奸其人力爭强字以脫婦罪此爲不義之義猶足愧天下薄倖人

西湖色色可人惟厝棺山陽最可憎己已遊湖戲爲湖山諸神作一奏除疏明年　大巡詔下湖上停棺葬埋淨盡拙文先爲之兆也

仲長統樂志論起首數句須富人辦得不如衣食粗足逍遥山水八字

近時同姓往來即非其族亦稱宗不書姓昔張黄門受先爲天如太史作序書盟弟張采二公同里

至交並不以族望相依附其風古矣

數時報節已屆清明閒步郊原枝間柳桃花鋪菉麥春林漸盛黃鶯紫燕何樹不啼春水方生黛甲素鱗何波不躍一切卉木禽魚之勝多是文章朋友之資獨惜少年一去不迴為歡常如不及

沈歸愚先生試鴻博歸有童子引一病婦欲附舟尾詢之乃其姊為宦妾逐於主母者同舟有難色先生以其情懇強載之中途婦死先生為棺殮舟子將棄諸路先生惻然曰生死雖殊思戀父母一也羈魂千里殊可憫又厚予船直歸櫬其家王松

筠云

予於四六文最喜庚蘭成喜其香艷中帶蕭瑟之致猶有楚騷遺音次則李玉溪其氣疏達而不滯其文清麗而不靡

科試之案臨崑邑自海寧俞公始俞公之准案臨葉履成先生有力焉不知省邑士多少盤費

古來命名莫異於吳景帝四子太子名𩅦（彎）字𠭰（迄）次子名𩃎（覥）字𩂋（賓）又次子名壾（莽）字㒟（舉）又次子名𡦂（褒）字㪔（擁）予以命名原使人有以名之也必捸目不經見之字使人不能舉其名先失命

名義惡乎成名景帝太子不嗣位三子亦俱無稱於後

漢記樊英有疾夫人使婢拜問英下牀答拜陳實怪問之英曰妻者齊也禮無不答愚以妻問應答婢拜可受

宋御史羅汝楫附賊檜劾忠武其子鄂州知州願則賢者也以謁岳祠立死又嘉靖初年檜裔孫湯陰令某稱循吏亦以祭岳祠嘔血死人謂忠武怨債未平也愚以惡惡止其身至純至粹如忠武必不以檜楫之惡而讎其幹蠱之子孫此必傳說之

誤不然則亦會逢其適耳

偶錄舊作至癸丑試卷不禁太息涕洟思成都趙公不置也予時沉淪小試蒙公首拔不幸猝遭大故公爲惋惜累日手書慰藉情意悱惻後公卒于官公之子猶索文以相資盆稱是先人遺命嗚呼偶然得當終始惓惓世有眞賞如公者乎而予一生坎凛無以副公之知慙負何極公諱膾鄉進士居官淸廉慈愛應祀名宦

靈非美謚惟周靈王生而有髭又稱聖主故謚爲神靈之靈與凡謚靈者迥別

邇近今詩文不容阿好尤不可狥情阿好失之偏

徇情并失之僞矣

我崑清和里社爲最盛望前後三日鄉城之神都赴山王廟昇神者飛步競前謂之朝山王今春夢至其處喧闐如其時衆擁一綠袍神至美少煒如也見予俛躬作迎狀覺而異之令奴周視各廟見一廟有綠袍少年神如夢所遇因以瓣香附二絕云雲山渺渺隔青城夢裏驚疑絳節迎豈是朝回金闕後爲傳綠字又分明

明末太倉衛汪指揮善射而施百戶技甚劣一嚴

厲上臺將至施懼甚乃具牲醴虔禱關聖汪猝至無所不狎侮及下操汪矢爲斜風所吹全圍俱脫細責幾斃施九矢皆中受上賞

明侍御張公憲臣之封翁洪志但稱其還金而未詳其事予訪之故老始悉翁以操舟爲業有老者持黃布袱求雇船翁問所往云年老無子變產就養壻家舟返已薄暮矣早起見布袱在翁曰噫此胙老養命物也急鼓棹候諸途老者果杖而哭至翁具言來意爲還金老者劈半謝翁翁堅却而去侍御少時教養外家初錄縣試將詣府告父已出

叟翁驚曰爾有何病出汗耶其淳樸如此

洛陽伽藍記載後魏隱士趙逸者云是晉武時人自永嘉以來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皆遊其都鄙目見其事國滅之後史多失實如苻生雖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殺乃天下之惡歸焉苻堅賢主妄書賊君凡諸史官皆此類觀此知古人之飲恨于簡編者不少叅之稗乘豈曰小補逸自言吾不閑養生郭璞爲筮五百歲今始逾半

道士劉順祉兼習堪輿家言晚年盡以所得酬資建斗母閣

神鬼茫昧然所親見者亦有一事乙未元旦有妹之乳媪忽爲鬼物所憑傴僂作老人態捋鬚唱曲家人謀所以飼之一奴私議用素距媪居甚遠也憑者即呼其名而大罵之予時年十二歲厲聲呵叱終亦不較良久媪惺詢之茫如也

檇李烟雨樓四時皆宜予自己巳登此得領彪湖春色忽忽五年往矣重陽在望桂香猶復襲人龍樓湧翠懸以秋日別具晶瑩再得芙蓉冐綠池則全美矣登眺之餘賣茶者採菱餉客色味迥殊因思荷香雪景又不知何年得備覽此勝癸酉重陽

前二日書於角里街之觀稼樓

清談最有致但只宜閒散人

唐潘好禮廉執不阿其子請舉明經公自試之不能通怒笞之械而徇於門此似太嚴然無才而試亦間有夾帶械示者以視公之自治何如

夫子稱公晳哀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于都惟季次未嘗仕按此知夫子適齊必不爲高昭子家臣

湯臨川見改竄牡丹詞失笑作一絶云醉漢瓊筵風味殊逼天鐵笛海雲孤縱饒割就時人景却愧

王維舊雪圖儈父妄塗佳製最可恥

國朝會試順治中滿漢分二榜康熙庚戌以後始合滿進士名賢日起而 殿試鼎甲則屬漢人

予讀管子大臣而知桓公之殺公子糾管仲殺之也仲既知國人之憎糾而憐桓稱其傷而有大慮非已莫容則其心早已傾注於桓矣何不竟奉之而又臣糾是以予糾爲餌也射桓而中其鈎是陰縱桓也桓與糾不兩立桓立而子糾必不得生子糾之死舍管仲其誰歸獄哉

建文忠臣有過於激烈者予竊傷之永樂之篡天

下萬世有公評而詈不止則愈攖其怒而株累益多原諸公之意豈以爲建文之難普天下皆當死殉者歟以永樂之殘忍而子孫享國長久不能無憾於天或云宣宗是惠帝遺孤仁宗養爲己子信否姑以平我不平

西山女真觀有二　聖祖親臨者在紫石山其分出者在靈巖曰小桃源今春妹倩李天柱母周夫人六十壽誕建延齡道場於小桃源予亦一往有紫石山靜方師在焉其先師稱四師者與先夫人同爲葛太常中恬公曾孫女以未婚守節度紫石

山爲女眞者也康熙己亥之春先夫人建醮於此其時四師主壇觀中師及小桃源來者並遵其規威儀齊整唱誦清和令人有三代禮樂之思今先夫人與四師辭世已久其徒靜方亦老矣話及先夫人姊妹問情誼與一切登臨勝賞說法講經宛如昨日事蓋不勝存沒之感焉

向人說因果信者半不信者半然有一半人可以發善心遏惡念其利便溥勿以不信者之藐藐而失信者之亹亹

星回節改正蠶島紛集之時歲饑民貧增鳩鵠可

憐之色等粟米於珠玉駕藜藿於膏粱田以養民今則視田若浼典以質物茲則有典空開櫝榆之雕刻精良祇充薪價卷軸之縹緗璀燦不值紙錢雨粟侈談點金無術士人盡西華東郭兼索米之奚從乞兒遍北里南隣更塡溝之不少索逋者不敢復權子母總屬空還荷擔者無以給其妻孥幾尋短見散陳因之倉廩 皇仁已極靡加積凋䘏若河沙 國恩亦難遍及幸甘露零而瑞雪降爲我 后兆其豐年若螟螣去而蟊賊消在爾神昇以炎火乙亥除夜筆

先安節寄葉文莊民風詩云鍋無粒粟竈無薪只有松楸可濟貧半賣半燒俱伐盡可憐流毒到亡人近見多少邱墳濯濯正如公詩所云

我邑東西兩塘甲族萃處往時棟宇凌雲軒車盈道一交冬月米船擁塞比年各宦所業田盡歸於鄉豆冷烟寒斷檻不續人踪稀少草蔓當街奇荒之後益復拆毀曲巷小衖白地居多偶一入城不勝泫然

吳中大疫民居多粘籧篨𥯨三字於門首云驅邪也不知剏自何人按大事記嘉靖三十六年妖人

馬祖剪楮爲兵以駭衆各戶多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四字厭之字形相似出道藏亦未詳音義此等字大約如酉陽雜組所載灩字之類

韓文公送董邵南序思燕趙屠狗士過田橫墓感橫義高爲文祭之道學人具豪俠性方不入迂濶一途

管公明云神明之正者非妖能亂也萬物之變非道所止也久遠之浮精必能之定數也此論妖異最徹

予幼讀孟子常有一種悽惻難過處殊不自解後

讀史漢等書不知傾多少眼淚盡情文相感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晉民富而吳民貧　聖祖皇帝諭中語也吳中繁華氣象迥勝於晉其實多藉外方生色　聖主身在九重洞悉其艱明目達聰雖重華無以加矣世宗丕承　今上繩武澤及吳民視他省有加一言而爲萬世利猗歟休哉

李方叔祭蘇文忠文有曰皇天后土鑒一腔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萬古英靈之氣奇壯語大爲公生色按公生平實無愧此語程篁墩作蘇氏檮杌

豈猶修洛蜀數世之怨歟

明崇正時曾遣中官問詞臣今市肆交易止言買東西而不及南北何也詞臣莫能對輔臣周延儒曰南方火北方水昏夜叩人之門戸求水火無弗與者不待交易故但言買東西而不及南北帝善之然亦太穿鑿愚以此語定起東漢其時都市之盛侈陳東西兩京俗語買東買西言賣買者非東即西沿習日久遂以東西爲貨物替身如方言稱主人貴東儌東之類着落東西二字而不言南北可知

朱冊韓先生年過甲子舉三子長存章以選貢仕道州判官次厚章以廩生應博學鴻詞徵次章亦廩生並負文望當徵君之在京師才名大震公卿咸以木天相待惜未及 廷試而卒今其子兆曾爲名諸生

子玉殺而晉文喜孟明用而晉師不敢出凡人怨積於仇讎者必深勇激於憤恥者倍奮感生於恩宥者忘死一夫拚命萬夫莫當兩覇主所見同而楚成失之矣

晉王敦桓溫叛臣也而世說猶稱敦爲王大將軍

稱温爲桓公六朝名教頹陵恬不以逆節爲異

唐武氏之亂成於徐世勣陛下家事一言而其原

實由于長孫無忌之私其甥當承乾之廢無忌等

力贊晉王太宗尋悔之欲更立吳王恪夫再易太

子誠非美事然爲宗社大計又不得以常理論雉

奴懦恪類己知子莫若父矣無忌以恪非長孫氏

出力諫而止高宗立遂有聚麀之恥未幾而遂有

敹藪之禍無忌早已不保其身世勣亦一傳而覆

其宗人臣一念之私凶於爾國害於爾家可懼哉

中丞慕公天顏撫吳亦稱慈愛獨與平湖先生不

合速之去何也先生後任靈壽初謁直撫格公公迎謂曰放心做好官勿慕撫我也已公迎駕五臺上問地方孰爲好官公以先生對出即疏薦云清操素著愷悌爲心履任方始聲教已洽讀此慕公有愧焉格公諱古爾德滿洲人

我邑健菴徐公稱湯文正公撫吳以海忠介之清剛而去其煩苛以周文襄之慈愛而加之方正四語人與文都不朽有一大僚効文正公撫吳無一善狀者係徐公門生其亦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歟

每見家中補綴舊衣喜逾新製
讀 御批捕蛇說知 聖主無念不切民瘼敢告
司牧日跪誦之
凡遇古書中奇字奇句草草讀過如未讀然不佞
稍事涉獵有難解者間亦標而釋之積若干條緝
數卷題曰翰藪探奇噫翰藪靡涯探奇何盡年衰
病廢涉獵無多正復貽笑博雅
兩闈不出擬題夾帶之弊已絕矣惟縣府試尚有
遞外葉者夫子弟必端其始甫就試即自欺欺人
文行兩失異日安望其佳況倩齎皆干法紀所爭

小而所失大大爲父師者不加檢又從而導之不亦異乎

駢體易涉浮出大手定不同倪文正公撰周忠介贈太常卿誥命云希聖得清操節取苦二語已括忠介一生

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　特旨江南學政着陸隴其去閣臣王熙回奏陸某已身故　上嗟悼久之曰本朝如陸隴其者亦何可多得嗚呼先生理學經濟無日不在　聖明眷注之中將起廢而畀以文衡復嘆逝而思其懿德　聖賢相遭　君臣契

合足令千載下感激欲涕也
擇將帥在智謀而智謀非膽不決選軍技在力藝而力藝非膽不奮膽不可見猝投以艱險而精神意氣之間無不呈露則試膽之法也明末有一廢員負絕力投秦良玉軍戰鼓方振秦察其有怖色遂不用
咸甯塘選兵議云第一可用是鄉野老實之人切不可用是城市油滑之人大要以油滑者狡獪難測老實者誠信易孚其言良是但鄉野之老實者皆務本耕種輟耕而投軍終屬游手能必其不油

滑乎治軍者示之以恩信肅之以紀律齊而一之亦何不可用之人哉

任將必豐其資財所以備賞募之用而掠取者必治功臣不責以豪奢所以酬矢石之勞而驕縱者不貸

嘗讀孫吳司馬書其大旨總不脫經傳合之古名將攻守之法亦無不然善讀經傳者會其意而通之文事武備皆取則焉今人只囫圇讀過耳

古有三陳以星宿孤虛爲天陳山川向背爲地陳編伍彌縫爲人陳而員半千則曰師以義出沛若

時雨順天時為天陳足食約費且戰且耕占地利
為地陳舉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和為人陳
蓋其經術湛深故立論尤確

明閩中黃公克纘作閩三忠祠記云世間有真忠
義而後奸雄之徒窺人神器者知我之威力能奪
人之天下而不能奪匪石難轉之心能滅人之身
家而不能滅血可化碧之魂三忠殉建文之難此
數語絕不迴顧永樂直哉千古不磨之筆哉三忠
祠祀閩縣葉公福莆田陳公繼之莆田陳公彥回
後黃公亦著危節

先君極慕方奉常引以為法奉常詩有布帳隨予五十年句常誦之以勵儉節

予讀古文自左傳始先業師審其音節知所好在是不令背誦而記憶較熟已課史記則去左國之重者而盡讀焉人不從少時讀古以時文餘力旁及定不相入

劉子玄謂秋胡妻直以懟怨厭夫而死持論甚偏升菴以貞烈予之是矣又云當祠於妬婦津以劉伯玉妻配享於義又不合愚以胡妻恥夫行薄且以自明已志妬云乎哉若伯玉妻則以夫誦洛神

賦而死於洛川者其事逈不類

從弟煥從叔母王安人自眞義反觸禱舟覆同舟溺死二人而安人母子俱無恙寻於此益信因果

藎寶臣先叔曾以千餘金助建萬年橋又嘗治航便民獨任所費而不居其名

夏月赤日行天炎氣逼人衰年怯暑大是苦境舊聞處州括蒼山有綠天深處綠竹徑入百二十里綠陰五里一亭十里一室明劉一介處此六十年懸想便覺凊氣可挹

寻作李節婦傳先敘地而及姓氏亦偶然耳有議

予從無此敘法者予謝曰一生只熟讀史記實不
知史記之非法也又識予非史官居然爲人作傳
予又謝曰我今而知玄晏先生之妄矣何乃作列
女傳

我崑書籍之富往時甲於東南叢緣東海三公並
以詩文遭際隆盛　上賜及四方贈遺積之既多
又不惜多金力購宋元以來善本廣搜遺逸簡編
裝潢繕寫殆無虛日縹緗充棟不獨傳是樓一處
也邑中故家舊族尙多先世藏書諸紳士亦不乏
收買書籍者近來大姓日落書籍亦多散之外方

可勝感嘆

丁卯之夏有粵東蕭系艮橐數百金往京師捐教職遇予於淮上出其文示予則歲科領案作也充滿有力予謂君中才塲後就捐未遲時王桓重同舟亦以爲然蕭唯唯去越三年桓重入都遇之云上科以應試鈌貲不果捐向留滯此頗追咎予予聞之詫甚貲其文而勸之試亦情也聽不聽彼自主也試而不中命也因試而鈌捐貲非莽踪所及料也及今思之熱腸尙有失誤出言何可不愼

仲弓父史記但稱賤人論語註直書行惡朱子必

有所據若但以犁牛二字按之當是一蠢材爲世所鄙棄者

宋武公生仲子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則仲子之爲夫人天定之而仲子實惠公之妾也春秋以天王下賵侯妾爲綱淪法斁之侯故始隱而不始惠然則天能造命賦形而正名辨分必俟聖人之參贊歟

讀李蘆洲奏畧知先生不但制科名元即居官亦卓乎名臣

一字千金甚詞也而亦竟有之宋高宗購王右軍

書以千金易一字見書函譜
千墩廩生顧衣士少貧苦倚壁讀書至濕蒸衣爛其手抄書積有千卷一苦心士也其造就門人亦多有名譽
丹陽陳少陽先生墓鑄汪伯彥黃潛善跪像嘉靖間鄭晉過之題柱聯云丹陛披肝千古綱常可託荒庭屈膝兩人富貴何爲二像應筆而仆蓋慙伏也向以跪像之鑄不過戮辱奸賊以雪公憤孰知竟有魂憑則杭州遊人之溺擊檜鹵亦不是不受痛苦者快哉

明末隆武時建方正學廟縛跪姚廣孝像亦快闕聖廟應鑄呂蒙像伏罪於旁懸潘璋頭于周將軍刀上

新城詩似覺平易其難正在此詩到自然極難自然到極處反覺平易細按其命意措詞原是不平不易也李長吉幾於嘔出心肝嚇他絕世聰穎嘔得出故妙人無長吉之才刻意追新取異露出一種咽塞之態意晦詞澀奚取焉

天上月色能移世界郤茂齊之言也閩鴈主人引而伸之曰石上泉澗梵刹園亭屋廬竹樹種種常

見之物月照之則深蒙之則淨金碧之彩披之則醇慘悴之容承之則奇淺深濃淡之色按之望之則屢易而不可了以至河山大地邈若皇古犬吠松濤遠於巖谷草生木長閒如坐臥人在月下亦嘗忘我之爲我也形容月色之妙全從深體得來

予於傳奇最喜泛湖一齣良弓藏兮大夫速扁舟之駕溪紗猶在美人踐一縷之盟溯顰蹙於吳宮愁花泣雨敘團圞於舟次惜玉憐香慨多少金粉繁華都成榛莽舉一切干戈搶攘悉付烟波是耶非耶姑留爲湖山佳話高矣美矣休覷作桑濮遺

音每當月白風清更闌人靜手撥琵琶而切響曲分南北兮迭賡且唱且彈半醒半醉恍若一片孤帆飛渡行春橋矣

巢林筆談續編卷上 終

巢林筆談續編卷下

崑山龔煒巢林著

性理書歷周程張朱諸大儒已透闢無遺蘊後人讀其書守其說盡得性分以內事無欠缺足矣王文成公一生可謂盡得性分以內事無欠缺者只緣多其詞說反滋擬議世之僞君子儘有假談性理冒得道學名者尤不可不察也

唐自貞觀開元以後政治無過於會昌衛公之卒宜書故太尉衛國公李德裕卒以表其相業不然或書崖州司戶以議當時執政者之傾軋宣宗之

信讒而綱目削其官皆不書釋之者曰以黨禍未解也夫牛李之黨人孰不知有君子小人之辨哉知牛黨之多小人則不得以黨禍罪德裕矣元祐紹聖之際君子未嘗議司馬公也

爐香烟裊引人神思欲遠趣從靜領自異粗浮品茶亦然

內室之施簾帷尚矣移之廳事看戲移之戸前看張燈賽會久已成俗然猶不失障蔽之義近聞吳趨有并此撤之者

毛詩四月章先祖匪人句愚意作先祖匪猶夫人

也解

古之箴言者曰興戎曰階厲曰起羞曰生听至括囊鍼口遠佞放淫詳哉其言之矣不假樵一二談也乃有乘於人之所易忽而發於心之所不及覺矢口而出造業無窮約畧十餘條舉爲炯戒逢人骨肉之愬而漫揷一語緣以增怨增嫌釁不自我而隙深由我其所當戒者一也聞人闔閭之私而微逗片言以至傳一傳十謗不自我而聲溢由我其所當戒者二也見人詞訟而稍參末議慮非不周也而此之得計何以處彼有陰受其禍者其所

當戒者三也見人交易而偶談價值意非不公也而賣者之情急於買者有難言之隱焉其所當戒者四也文字之工拙何常嘗見而轉述其短至造就改觀而名猶錮於前詆爲害豈淺乎其所當戒者五也賦形之妍媸何別當前而戲嘲其醜倘採擇有人而事或僨於偶綽抱憾何窮乎其所當戒者六也高談雄辯之餘不檢者容有失誤而於廣衆中攻其破綻使人神蒸而形茹其所當戒者七也交游聲氣之場務名者豈無過情而於談諧間證其僞假使人聲銷而價減其所當戒者八也人

以無能濫竽正欲借人包荒而或出一精察之語使彼無可容身其所當戒者九也民以末技丐食亦屬無計謀生而或沮以老成之說使彼缺一飽飯其所當戒者十也詭言即不爲虐而輕浮失其長厚終非積德之源其所當戒者十一也綺語非不怡情而心志緣以沉迷即爲導邪之路其所當戒者十二也凡此皆衝口易犯駕駟難追而人心風俗之厚薄係焉亦禍福災祥之機所由伏也我同人其三復之乎

予於後俊中極許李鳳詔爲知音以其讀古文能

中節也

常思遍遊名山水而阻於無事之忙限於不足之力今老矣虛願難酬矣披覽名人圖畫恍若置身其中亦可少補遊屐所未至

金世宗感昭德皇后之節終身不復立后元武宗兄弟之讓皆極人倫之至而爲三代以後諸主之所難書之史策感人正復不淺

妹倩嚴效羲曾有西湖之遊招予同往予曰西湖烟景夢寐不忘有尊舟之便不須辦得遊資君於西湖爲客僕視君直西湖主人矣已予病發不果

效義沒常念此情不置也

關仁勇至大至剛陰謀或不及防故白衣搖櫓呂蒙得襲其後岳忠武至純至粹詔令終不忍違故金牌猝至賊檜得售其奸天不欲漢宋復興生此二賊千古恨事或疑各爲其主呂蒙不得例秦檜不知仁勇之生死漢室之存亡係焉亡漢之罪孫權不追賊名蒙之坐貶奚疑

箕子去之朝鮮故武王卽以朝鮮封之而迂儒遂疑武王有防箕子之心置之外徼此真小人之腹也

金仁山先生識力極高如西伯戡黎辯以戡黎事屬武王微子不奔周辯以面縛事屬武庚皆足以破後世之惑

向傳丁祭至虔者爐烟結篆有使子路來享子貢來享等字又聞我吳文文肅公震孟祭聖聖座前放大光明懸如星斗直是夫子親臨不僅遣賢來享矣今乾隆二十二年學使李公因培案臨我邑時值秋丁預令所司整飭祭器親率諸生演習禮儀臨祭嚴肅亦數十年來所未有公又於新進外取備卷童生充聖廟佾生

專有名爲利民而其實厲民者今之社倉是已周制縣都各有委質以待凶荒自漢至隋唐常平義倉迭舉其猶有古之遺意歟日久弊生朱夫子已極言之矣 今上乾隆七年江蘇徐中丞倡立社會勸寫兩邑穀數千石歸縣勾稽而以糧戸之有家者點充社長輪轉交代以致出納弊生懼累者多不願任承辦吏並復多開戸名索錢免點於是任社長者靡有不空空則扳連親族貽累無窮比年歲不登試問社穀有一粒在民間否爲法不善可爲太息金華社倉記云王氏青苗本意未嘗不

善弊在以縣不以鄉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也我鄉舊有同善會建立社倉其始付托得人貧民頗沾實惠以後交代日非此舉遂廢世情多偽即所謂鄉人士君子亦似難信在官在鄉均無善術迂愚之見不如以社倉穀附貯官倉備民間旱潦濬築之費是或一道空名滋累無為也

隋書隱士李士謙云陰德譬猶耳鳴惟己獨聞人無知者此論陰德最精

予前擬作試士說有表多浮詞不若詩之可以道性情歌功德且聲律既諧駢體不患不工等語近

奉　旨改表爲詩草茅愚見亦竟有適合者

予嘗詣學宮看廪保先生保結其時朱有成帶醉容於忙中趨而揖予連呼海內第一知己予愕然有成握予手曰君不憶三年前批閱拙文乎予曰讀君試作超妙可冠場抑置二等爾時殊不平僭評數語恐未當有成曰惟其字字中肯所以日夕不忘不然朱大傳豈好諛者哉片言偶合深入人感嘆如此

予少時聯句郊園有有菉一畦忘世味句爾時卽慕斯境以農圃老初志也

繭園舊於邑廟人多惜之然原始要終有不幸之幸焉繭園即春玉園在葉文莊公居第之東公之元孫孝廉恭煥煥孫水部國華並敦風雅相繼創闢其竹木泉石蔚然深秀其堂曰大雲曰小有其亭榭曰烟鬟曰霞笠其軒曰據梧其閣曰樾閣其徑曰綠天雕欄縈繞綴景如畫洵東城勝地也前後幾二百年士大夫觴詠不絕不可謂非盛且久矣邑乘以名園誌者不下數十今皆蕩爲冷烟惟此爲魯靈光殿且地近試院蘇太人士之來試於崑者靡不游息其間一溯園之所自而知文莊之

遺澤至今未泯藉神廟以永垂不朽豈非斯園之甚幸歟

先業歸宗維暎先生無後壻周鯤莊振卻以父母禮事外舅姑先生沒迎外姑陳夫人養於家并嫁其季女居心厚矣而鯤莊亦竟以無後終天道洵難知哉

山妻王氏以六十一歲終顏色槁悴久矣其斂也忽端好如少時舉體甚輕異哉予聞重者淪墜石不上舉輕者飛越雲不下沉舉體輕當得好處去矣氏方數歲外舅豐城公請名於乩仙仙大書瓊

林二字知其根氣本清一生虔奉二氏發病之夕猶燃燈爇香誦經更餘至瘀壅而止嗚呼此其所以致斯異歟

邑中花卉之盛今惟觀廟矣太乙殿之老梅碧梧道院之綉毬牡丹崑廟四美亭之桂花皆可觀焉轂勝跡久湮四美亭遂爲山間最佳處

生從何來不必問不知死從何去一生以花月爲命脫不得仙化作花間蝶月中蟾亦不惡

人皆以妬爲婦人病國策不曰妬者情乎以情而妬殊可原黑心符只做得一面文字尋持論極平

作原妬云人之生也不能冥情以處而夫婦人倫之始情尤深焉婦人從一而終情何如其專也使爲之夫者亦由敖由房堅其偕老之思同穴之誓豈非閨房之福妬何從生惟是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或賦嘒彼或歌期我始之如膠如漆者漸且有洸有潰於是以愛夫之心激而懟夫終亦不忍竟詈其夫因遷怒於所愛所私之人而所愛所私之人又或工掩袖之讒使狂惑迷亂者虛恭而實怨外懼而內猜轉輾以成婦之惡名究其所以被此名者特迫於情之不能自己耳是夫負其婦非婦

負其夫也而世不察槩目爲獅子吼臙脂虎夫果
如獅如虎我亦不能爲妬者貸然所以釀此獅虎
者又不能爲其夫寬天下之至近者莫如夫婦平
日之云爲動靜詎不知其性之剛與柔乖與和乎
逆知後之必不可制正不當攖其所忌而姑以漁
色者一嘗試之卒之累已累人其責不仍在夫哉
故名妬醜惡其夫皆不得免於罪而妬有差等處
分亦自有別其甚至於獅虎者暴戾恣睢本屬情
外之物不可恕而不至如獅虎者怒言怒色祇由
情之所激故可原夫天下情外之物不常有大抵

激於情者多耳自有此原不獨名妬者自反知悔即妬者亦且心平氣和未始非療妬之一術也

有鄉民鑄一鐵叉而鋌其柄尾刺解兩用戕賊物命不數計矣一日渡橋見一大鯉奮叉直刺失足墮河而柄尾之鋌倒刈其頸身首異處業報之奇如是哉

邑有兇民吳才殺兄放火嫂及姪女皆灰一姪方數歲蛇行出檻下奔告其舅報官刑訊供與保正協謀患兄常作偷兒故也獄上剮才於市保論斬而先已斃獄此事發於數歲之兒且出諸烈焰中

豈非天哉

陸羅源評予湖山記遊云筆墨間無非香氣町畦外別具鑪錘極才子之能事銷騷人之怨思予嘗讀其遊黃山詩知其山水興本濃故於斯記不禁欣賞孫正凝謂絕似水經注

周忠介公識鹿公善繼於白鬚過堂時謂天下豈少烏鬚藥此公獨存本色不避時忌定非凡人公之留心相士如此鹿公後殉國難

癸丑三十初度妹倩陳篁嶼以竹刻仙人暨盆樹四種爲壽一檜尖一迎春一山桃一黃楊並有佳

致今又三十年僅存黃楊檜尖二種亦以不善剪裁蔓非昔觀矣然猶幸留此以表雅貺

王阮翁間亦輕信不稽隨手撰記如會稽諸生徐藹病瘕死死時云見一白衣少婦以藹爲張睢陽公後身婦卽公殺以享士之妾尋之十三世始得報復云云試思公之精忠大節睢陽之人感激而爲公死者不知凡幾寧獨一妾使妾死而公屈身以生公誠無辭於妾公死於忠妾義不得獨生死於守城之日與死於公死之時先後一間耳若以前死爲恨設公不殺妾妾其偷生於城亡之後乎

報復之說使死義之妾負不義之名是誣妾之甚者也公嘗顯靈於正德年間自敘歸天之後押案東嶽侍直蓬萊爲昺佑真君爲忠烈大夫其在天之靈赫赫也即使應運下降亦必命世大賢而乃以一病措大當之耶是又誣公之甚者也昔晦師爲諸生時應試江陰親見一生以慢公擊死以此按之誣公者危矣

做官做家截然兩事併而爲一不祥莫大焉

吳城之東北隅有師子林地以林名者有竹萬竿成林也林以師子名者緣竹外多怪石如狻猊狀

也相傳爲貴家別業未詳其所自始殆如孫承佑之占勝滄浪後得蘇子美而始著者歟元至正二年有天如禪師之弟子建寺於此賜額菩提正宗於是以含輝吐月立玉昂霄名其峰以小飛虹名其橋以臥雲名其室以立雪名其堂以棲鳳名其亭以指柏名其軒而柏曰騰蛟以問梅名其閣而梅曰臥龍凡諸品題並饒韻趣又有名公鉅筆炳著其間如歐陽承旨序其勝倪高士高太史輩賦其景物以覩南城之滄浪亭尤稱瑰偉絕特焉幾百年來興廢不常恭逢 鑾輿巡幸煥復舊觀不

然頽廢於荒烟蔓草中寧惟不得與滄浪競爽即其名亦幾幾乎湮沒不傳矣予既幸斯林之遭際因嘆凡物之瑰偉絕特不能自致其美以蕪沒空山者爲不少也

庭前雙桂頗高負風有拔勢思得巨石鎮之適孫氏廢園有六角花臺石四塊勝合如兩大盆每塊約重二千餘觔予值售之一庸匠載以小舟舟覆石落用三十餘人力挽累日始起

爲人作傳狀誌銘須如繪像肖其人方好卽加修飾亦須存四五分眞面目今人只雕一具足好相

逢人便印耳

子孫無不樂道其祖父然亦必予之以可受

史記秦本記黼黻字左邊本從㟁字裴龍駒云史

記有此等字乃爲好本今史記有此字者絶少

臨文而撏撦類書常有自搆文字而叩之不得其

解者

高文襄題覆海忠介公被譴疏有云伏乞優容候

用許令陶鎔歪直而濟以中和剛方而文以禮樂

將來建豎必有勝於今日不止爲一節之士爲忠

介作進步語極爲粹精合着我　朝湯文正公所

造

蘇文忠靈璧張氏園記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是極有斤兩語下譬之飲食適於饑飽而已便是寫滑語

郗逖初見予年纔十四五便有欣慕之色後欲執贄於予予力辭之而甚之讀古友輩中能熟左氏全傳者推此亦太原欽鏤之逖也而無如其遭際不偶何

年來懶入骨幾幾着衣喫飯亦覺多事惟與書卷有緣清談有興花月山水有情

王鶴書嘗稱宋玉才不二色伉儷並饒清韻每當月夜賞翫聯吟必俟月沉而後睡果爾豈塵世中人耶玉樓召速亦其所樂赴者歟

銀工出宰相世俗以爲美談不知此銀工乃宋奸相李邦彥父李浦也昔人謂朱溫稱帝重累朱誠之五經予以邦彥之爲宰相雖賤如銀工亦當以爲大辱

羸馬蕭然路建章十年烟雨憶吳閶得親儀羽鴻槃遠却逐氛埃蝶陣忙泥刼永懷憐國士石田寧解笑荒庄別來爲問雲亭彥草繡瑤階字幾行此

寧都李公荊山贈予詩也公出先君門故有荒庄之謙風致飄逸迥與時下投贈

交親蕭落常切逝者之思有貧苦而能全其傲者表兄葛韶九其人也性孤耿不肯受人顏色遇勢利人輒避喜碁酒能鑒別書畫作詩必沉思苦吟不落俗調嘗於寒夜共飲小齋酒後剖西瓜相餉詰朝別去見桌上遺詩一絕有殷勤捧出非無意一片冰心沁我腸句其風致可想子莊亮補諸生有名

柴葵陽長予四歲鬚鬢皓白儼然自居長老予先

與令尊爲忘年交戲稱爲小友因此小齟齬然其古貌古心固知其非世俗人爭自訟其偎也後見子所著記序文數篇時方患瘧抄錄不輟謝子曰君他日吳中文獻也其去世前一月簡子猶謬稱不置

今世盛行陳檢討集陳固才子子却嫌其才太多而不知所裁才多則捃摭富而益浮不知所裁則語無分寸施受俱不能無愧作偏雖由於昔人而濫觴實至此而斯極

村墅孤樓柴門靜掩雖少韵人清話亦免俗物填

猍

饑則思食渴則思飲人生莫此急矣烟草一物無與飲食之數何以繫人之思更甚於饑渴長洲韓宗伯烟酒並嗜或問公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公沉吟半晌曰去酒

曾子養到之器必無疾言遽色嘗疑檀弓所載失實如子游裼裘而弔禮未行而遽譏之後乃引過殊少蘊藉子夏喪明節斥名數罪辭色亢激朋友責善當不爾

老友中吾敬張肇生爲館師有品爲廩保雅道

往見村民言及官吏俱有怖色此風最好今則不然家小裕便與胥吏親熱遇細故輒控更一二事遂視公庭如熟路鄉村如此城市可知案牘之所以日繁也昔陸清獻公兩治劇邑幾於無訟其在靈壽時示息訟云健訟之風最爲民間大患欲爭氣則訟之受氣愈多欲爭財則訟之耗財愈甚卽倖而勝亦成一刻薄無行之人況未必勝耶且如有一事我果無理固當開心見誠自認不是我果有理亦當退讓一步愈見高雅與其爭些些之氣何如享安靜之福我願爾民爲耕田鑿井之民不

願爾民爲甪甪公庭之民但願爾民爲孝友睦姻之民不願爾民爲便給善訟之民語旣透徹而一種慈祥愷悌之意溢於言表若作格言刋布家懸一紙苟有人心者未始不可感格亦拯澆之一助也

長洲沈宗伯　進呈　國朝詩選奉　旨刪輯凡明臣而仕　本朝者都不入集　聖主重文教勵名節不獨操觚家知所法則矣前修江南通志者盛稱洪承疇諸臣亦義在必刪是所望於續修者

學憲梁公試太屬童生時太提調鄒公點名頗加

聲色公傳諭毋得作威陵士郤有慙色人謂只此便見郤非科目深公之爲狀元也予曰以公之賢但以狀元重公淺矣

讀朱註詩經必兼讀古序朱子註四書數易稿而後定詩註恐未是定本陳止齋嘗譏其以千七百年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爲淫奔之具偷期之所朱子聞之卽移書求其詩說蓋亦自疑其未盡的有參考之意以是知朱子於詩註正需斟酌未始不如四書之詳慎其或著述殷繁而歲月易逝有未及盡訂正歟獨怪止齋承朱子之問何不直抒

所見而但以未註詩答之殊負朱子一片虛懷前此議許亦徒費饒舌耳

孟子之時楊墨之言盈天下聖道幾熄故孟子不得不辨後儒一宗孔孟不過意見微有不同何必互相攻擊愈攻擊則意見愈生洛蜀分黨終不免爲賢者之累

舊例選貢分縣台選一人今得廣額 特恩也外間多擬顧鬧基王飛藻兩君皆以世家能文而顧尤宿學科試案發顧復第一連前三領案矣外議愈穩及出貢榜新邑拔王而崑山之顧竟出意外

王君先受知於邑令康侯名基田山西名進士侯改調昭文恐其艱於膏火攜之去故其業益進侯喜造就人材其蒞新時建玉峰書屋

明懷宗言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甚矣其自恕也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又曰不用賢則亡皆專責其君之詞也崇正朝未嘗無仁賢而信之不專用之不久則僨事之小人日益進而國亡矣此所謂雖有善者亦末如何之候而槩責之曰諸臣皆亡國之臣哉且亦思用此亡國之臣者誰乎柰何其不自反也故帝之賢賢在死社稷

而言乎亡國則不得但諉罪於諸臣

爲初學改文其法在申其未申之旨達其未達之詞通其未通之綫接其未接之榫傳其未傳之神足其未足之氣呆板則啟其靈機徑遂則導之層折單薄則加以襯托枯竭則生以波瀾夾雜則芟其蕪詞累墜則鐫其贅字薾弱則振以健筆俚俗則澤以經腴蹈虛則益以精實太實則提以翻空因題體而繩墨之就思路而引伸之即文境而開拓之昔先業師朱維賦先生能盡其妙

我邑人才蔚起而黃律陽兼詩文書畫尤其表表

者也
慶賀弔之施於年親世契禮也匪其儔類瞰富者
而僕僕往拜國人皆賤之有壽狗喜蟲喪鬼之目
始於無藉子浸假而至紳士猥極矣然昔之富人
猶厚禮以招紳士而引以爲榮今之紳士或輕身
以希微利而反以取厭嗚呼尙忍言哉
吳中後來之秀斷推劉企山潢兩應　名試皆第
二等第一今春　聖駕大巡潢已不及試矣惜哉
予前極嘆常熟宋玉才之才焉而夭旣又傷元和
朱鄧雲如宋今又悼劉四十餘年來所見諸名士

試卷多矣此三人實爲雋異而皆不得年洵乎好
物不堅牢也
我崑 國朝解元王太史喆生中順天第一萊州
戴汝槐遷此中山東第一南闈自故明李太史亂
昌以後無人今科孫登標繼之於邑有光
諸生朱麗蒼試必高等年未壯而從學者已盈門
矣其父有親戚間嫌怨能以至誠調解和而益親
邑中施棺局之設亦與有勞焉如此人而不壽可
勝悼惜
漢書地理志載燕俗嫁娶之夕男女無別今江浙

問有嬲覡之俗亦何以異此又聞山左州郡有所謂討喜者穢褻益復不堪士大夫生　聖人之世處禮義之鄉有此惡習而不知革亦可怪矣

名士所爭尤在歲科考績所知領案最多者太倉唐吏部東江九次我邑劉司訓湘洲六次長洲沈宗伯歸愚七次寶山朱貢士覲展八次吏部與宗伯皆晚遇吏部壽過九十宗伯今將百歲未艾也其孫方應童子試推恩　欽賜舉人

上元燈綵春社梨園盛象也昇平化日不可無此點綴老民近患炮掉有必鼓興往觀

陳君公極言校字之難始不謂然小有著述已對過數次付梓而誤字叠出過來人語定不差

詩云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而世人只愛離鄉草

學憲曹公試士如春氣嘘物其詞令謙冲亦自來未有

沈敬亭先生之爲名宦爲鄉賢徵論輿情允協卽在祠諸公當亦虛左以待

國家體士至矣今奉　恩旨又疏通舉人一時簡用者至二千人自古無此曠典士之報禮宜何如也

上諭詞臣隆武諸藩皆前朝支屬不得加以僞字史可法黃道周諸臣正當褒其忠義 聖人至公無我之思 教孝教忠萬世瞻仰

壬午春寓郡城有金匱王君名寬者來訪昭兒予見之極賞其秀拔令成進士出光祿卿李公荆山之門荆山江右名下衡鑒不爽於王君徵之矣

有許蛇王廟香願而偶忘者舟過其處岸上人羣噪舟中有大蛇舟子遍索不見幽有鬼神異類猶如是夫

西園雅集圖記黃魯直已秉焦箑而王晉卿猶壅

紫裘富貴風流畢竟帶些虛怯

桐諭徐樗遯之子慶培孤貧有守其婦王予內姪女自幼視予猶父者也于歸後父罷官舅去世姑老子幼館穀不敷半歲糧而積有遺逋張皇補苴忍飢寒不顧艱操井臼已自忘其爲珠翠紈綺中人矣有女隣張姓亦以針指度日與相往來遇有無無倦色予兩賢之

我郡舊屬七縣一州　國朝狀元自順治戊戌常熟孫承恩至今乾隆丙戌吳縣張書勳已十有六人前人謂狀元是蘇州土宜信然張狀元與我崑

孫解元登標同爲都憲雷公癸酉拔貢元和顧聲雷吳縣陳嘉琰皆癸酉進學四人同登會榜雷公所拔士中去多矣今科尤盛云顧與陳又同舉庚辰鄉試顧鄉會並魁

花中最耐久者無如菊花極愛之而苦於不善培植猶憶少時有僕嘉定人知藝菊先君令栽數十本中有松子鶴翎等種花時陳列由粗及細可得一二月賞玩草堂勝事已成陳迹久矣戊午秋杪過槎溪適神廟賽會時有維揚富宦大陳供具於廟中旁列菊花甚盛多細種借置之熱鬧之地幽

賞不足耳甲申初冬至甫里與與一友談及菊譜云鄰舍尙有松子拉與俱往所見一二株已殘不足觀矣前年筠姪曾有此興小藝數種頗可觀尋亦興闌秋來輒問親友家有菊花否自笑生負花癖但思看現成花亦太自適意

每當征漕之月比屋思今相國尹公不置好官亦儘做得過

予嘗論漢武忍而至愚者也不察戾太子寃愚矣其忍乎然其始以兵亂而其後思子宮之作父子之情猶未盡泯也至欲立臨而先殺鉤弋夫人則

至忍與至愚俱無可解免矣人苟不肖強藩重臣皆足以亂天下燕王上官之屬能遂億而先誅之乎夫人無驕縱之罪又不聞有父兄席其勢安見異日必不利於孺子而以猜忍殺之哉其時暴風揚塵百姓慼傷帝猶不悔而沾沾自詡引呂氏爲鑒夫古來不少賢母以呂氏一人之陰賊鷙戾槩之哉齊王建而無君王后能四十年不被兵革乎后甍而即亡其國母其有累於子乎即其後昭帝崩上官皇后出亂臣之家武帝處此其猜忌當更何如卒之癡賀立宣數更大事而安靜無爲以終

其身曾不售帝所言則以不肖度人者之徒壞心術而目爲至愚豈誣也哉且帝以至忍之心而行其至愚爲子而未始不足以害子也母子天性與父一體撫此座而根母死之由仁人孝子有不能一日以生者昭帝之不永其年安知不常抱此不忍其母之思而憂傷悲痛勉强以臨天下至於形銷骨立以隕其生乎則昭之崩又不啻武殺之矣而世之論武者未及也

乾隆二十四年今相國陳公撫吳嚴諭各屬糧從租辦勿令頑佃藉荒全吞時又蟲災較二十年稍輕致業戶賠

糧各業因得稍取糧資二十六年亦如之時遭水災不然佃且引二十年例不起租矣君子所以貴平其政也

畢殿揆外轉歸里大叶鄉望畢氏世長厚以利濟侵其家業前之所以福後也今殿揆貴而能謙不富而仍好施培福於惜福之餘福更何窮乎書之以風薄俗以勸善門

時方五月覺北窻有香氣殊不意桂花欲放也女孫折以示予異而誌之

皇帝事事法　祖於黎元尤　軫念不置老民望

七之年所奉　恩詒多矣含鼓之餘輒爲虔誦今
歲又沐　天恩輪蠲漕米幸須臾無死及此曠典共
萬姓歡騰之象萬年無疆之祝夫豈筆墨所能罄
哉

平湖嘗言予得孟子好辯章意潛菴得反經章意
二公於聖學並不亞於孟覺湯公持論尤醇

談次及前輩决科如響而今不然何也篇娙曰人
但傳其决着者耳此言得之矣震川云場中只有
撞着法决者亦然

城守千總許君名文煥者職卑品高方正足以型

俗清介可以箴宦深人去後之思

馬鞍塔廢已久有葉溪菴成琛師先破鉢資募緣興造舉人張家相董其事三四年来心力俱瘁今可望圓功依釋家言福因種矣但華藏寺破礪費修常住又無恒產正恐保守不易近聞太倉募造海寧寺所費不貲皆陸翁大淳一人肩任貧邑㪅無其人

老病疎懶數年不到槎溪念妹不置今力疾來此簋老夫婦白頭如新兩甥愉愉色養諸孫繞膝予既喜其家庭聚順而老年兄妹暢敘濶情所慰氣

疾日常三四伸是日中懷條達氣覺漸平進酒殽亦加杯箸

菊花莫盛於嘉邑向推金氏尋問篁老金處菊花如舊否篁曰何必舍近求遠此地大德寺天笠師栽菊甚盛今正開盍往觀乎予狂喜即與同往淨室中分列百餘株高低層疊濃淡參差清韵紛霏五彩不沾脂粉幽芳靜穆三秋諳盡烟霞香阜位置於地宜逸老相對與人合啜茗欣賞之餘頓使神情開滌積痾欲瘳拜花惠即拜笠師惠矣何不更效遠公一醉陶令也既反擇其種尤佳者附錄

之

黃薇　紅幢有尋直二十四金者師不售　紫幢　松針　破

金　鶴翎　松子未開　蜂鈴　獅蠻　蟹爪　金

超　銀超　蜜珀　檀香毬　月下白　青心

白　二喬　醉楊妃　玉樓春　三學士